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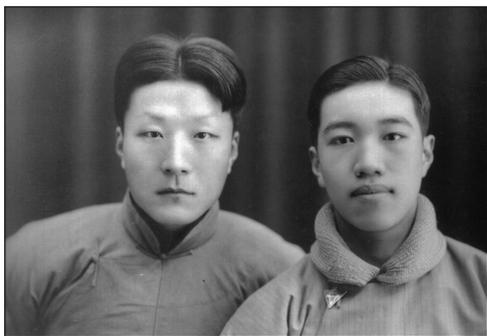
## 我们的老朋友李天璞

○郑建新

今年5月29日，清华十级校友李天璞在沈阳家中去世，享年96岁。天璞是江苏镇江人，1934年考入清华大学经济系，毕业后到美国威斯康辛大学读研究生。1941年回国后，曾在广西大学、中正大学任教。1946年末至1948年末任清华大学梅贻琦校长秘书。建国后先后在东北电业管理局和沈阳电力学校工作。

天璞考入清华时只有16岁，与我先生李伟（原名李鼎声，1934年8月考入清华大学土木工程系）共住一室。李伟说天璞特别聪明，但是很不用功，有时抄李伟的作业，还满不在乎地说“我都会做！”天璞爱玩，喜欢唱京戏，每周都要进城听京戏，那时票价多高呀。他父亲是扬州的盐商，家庭富裕。当他发现出身贫寒的李伟生活拮据时，认真地说：“你为什么不跟我说呢？我的零花钱就够你的学费呀！”当时，很多同学投身轰轰烈烈的学生运动，天璞天真地说：“你们反剥削……将来我开工厂给工人双份工资。”李伟1931年在沧州加入共青团，是“一二·九”运动的积极分子，他觉得天璞出身有钱家庭，年龄小，政治觉悟太低，就经常找他谈心，对他政治帮助很大。抬棺游行时李伟被捕关在陆军监狱，天璞以表弟名义探监，送去食品和零用钱，他哭了！

建国后的各种政治运动天璞都赶上



李伟（左）与李天璞大学二年级时合影

了，“反右”时被扣上“右派”帽子，经历坎坷，从此与各方再无联系。据他后来偶然提起，他曾被下放劳动，养了三年马，对马很有感情，觉得以后一辈子养马也不错。他平反后政府将过去没收资本家的财产退还，给他家退还60万，都交给了他儿子。直到去世，除每月3900元工资外，他没有任何财产。他唯一的儿子一直在上海，现在移居国外，患有帕金森氏病，未能回国奔丧。

大约三十年前，天璞从同学通讯录中看到李伟的地址，就试探着写来封简短的信，看看老同学老朋友是什么态度。我们跟他开了个小玩笑，我亲自回信：我是你未曾谋面的老朋友，你是少年聪明的人，16岁考取清华，但是不用功，爱玩，爱听爱唱京戏。我是现役解放军，一直在部队工作，从事医务工作。欢迎你到北京，在我家住宿。此信使他莫名其妙，后页看

## □ 怀念师友

到李伟的信才恍然大悟。半个月后，他和夫人林颖葆来京，我们提供车辆让他们走走看看。他说北京变化太大，哪里都不认识，“我们成了乡下人”。联想到过去几十年的经历，他的心情是灰色的。正遇上清华校庆，他无论如何不肯参加。我和李伟做了三天工作，说明有国外回来的，有台湾的，各地外省的，“大家都很亲切，连对我这局外人都亲切热情”。在那些特殊年代，知识分子是臭老九，都受到不公平待遇，即便是李伟这样的老革命也被关了六年监狱。有天璞这样经历的并不罕见。后来，天璞勉强同意，我们四人前往清华参加校庆。几十年未见面的老同学谈笑风生，聚餐、合影留念。他很受教育，很有感慨。我问他后悔吗？他高兴地说“不后悔，应该去”。李伟劝他争取入党，向前看。电力学校对他也很关心重用，他觉悟有新提高。后来学校党委书记在他陪同下到我家来过，说他正在争取入党，学校很快解决。1984年4月退休，1986年6月入党，那时天璞已经70岁了。

天璞的义女尹万芝是电力学校的洗衣工。一次万芝到他家看望生病的天璞夫人，他家脏乱差有异味，她看两位老知识分子太可怜，就经常来给两位老人洗涮、整理房屋，天璞提出给工资，被拒绝。她也是读过书的，完全出于善心。日久天长，天璞夫妇提出认尹万芝为女儿，经学校领导促成，万芝同意了，还举行了正式的仪式，学校的领导也参加了，请了一桌饭，拜礼称“爸爸”“妈妈”，天璞夫人送给女儿一条金项链。1999年天璞夫人病故，万芝夫妇将义父接到家中照顾。为了让“爸爸”住得舒服，又特意买了一套约80平



李天璞、林颖葆夫妇与养女尹万芝（中）

米的房子，天璞高兴地说：“我一辈子没住过这样的房子！”多年细心周到的护理，使天璞从没生过褥疮，市立医院的医生多次称赞万芝“护理到位”，是“半个医生”。家中备有氧气筒和吸痰器，稍有不适或感冒发烧，女儿从楼上背下来，送到医院诊治。冰箱里肉菜都是买当天的食品，身穿崭新的缎子唐装，吃饭是喂饭，吃、穿、用、医疗护理都是上等水平，这是2006年我去沈阳的亲见。尹万芝夫妇不是亲人，胜似亲人。她儿子结婚也不能关照，全心全意关心照顾爸爸。多年的劳累，万芝积劳成疾，尤其是腰病，医生遗憾地告诉她：治疗得太晚了！

天璞一辈子不会干家务活，连洗衣机都不会用，他能活到96岁高龄，全靠义女19年来慈善仁爱的品德为义父养老送终，令人感动赞美。天璞儿子曾到沈阳嘱咐万芝：“爸爸后事一切由你决定处理。”明年，万芝夫妇将遵照天璞遗愿，将义父和义母的骨灰带到大连海葬。